

国统区文艺资料丛编

“战国派” 2.

第二分册前言

这一辑第二分册的中心是“战国派”的文艺创作。

“战国派”的文艺创作是文艺思想在创作上的体现，也鲜明地反映了他们的社会、政治观点。陈铨的一系列剧作就具有代表意义。

陈铨明确说过：他的《蓝蝴蝶》与《金指环》标名“浪漫悲剧”，“是有深意的。剧中的主要人物，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……愿意牺牲一切，甚至于生命，亦所不惜。我认为这种摆脱物质主义的浪漫精神，是中国现代人最需要的”。※陈铨的另一剧作《野玫瑰》，同样也借剧中主要人物，宣扬了这种“浪漫精神”、“崇高理想”。这些作品是“战国派”社会、政治观点的形象演义。这所谓“浪漫精神”“崇高理想”，其内核也正是他们反复鼓吹的反人民、反理性主义的“意志”论。这一分册第一部分，编入了《野玫瑰》、《蓝蝴蝶》及《金指环》三个剧本。

陈铨的剧作，特别是《野玫瑰》，在国统区的发表和演

出，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。《野玫瑰》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褒奖，并被改编为电影，从舞台搬上了银幕。另一方面，它也受到了进步文化、文艺界的抵制、批判。本分册第二部分即选录了一些评论文章。

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
《国统区文艺资料丛编》编辑组
一九七九年六月

※ 陈铨：《青花》 载《国风》第12期

目 录

前 言

一

陈 铨	野玫瑰·····	(1)
陈 铨	金指环·····	(74)
陈 铨	蓝蝴蝶·····	(142)

二

茅 盾	八年来文艺工作的成果及倾向 (摘录) ·····	(207)
何其芳	文艺的堕落·····	(208)
颜翰彤	读《野玫瑰》·····	(212)
徐 曼	剪灯碎语之二·····	(218)
余土根	指环的贬值·····	(225)
谷 虹	有毒的《野玫瑰》·····	(230)
方 纪	糖衣毒药——《野玫瑰》观后·····	(239)
	《解放日报》报导：《野玫瑰》一剧仍在后方上演·····	(248)
西 澄	《野玫瑰》 (书评) ·····	(249)
季语瑄	评《蓝蝴蝶》·····	(253)

野玫瑰（四幕剧）

陈 铨

剧中人

- 夏艳华 王立民的妻子，年二十六。
王立民 她的丈夫，北平伪政委会主席，年五十八。
曼 丽 她的丈夫前妻的女儿，年二十。
刘云樵 她丈夫前妻的内侄，年二十七。
王 安 她的仆人，年五十。
秋 痕 她的丫头，年十九。
警察厅长 她的狗，年三十六。

第一幕

王立民家客厅，陈设堂皇富丽。

（幕开时，王安正打扫，秋痕持毛帚入。）

秋痕 王安，刘先生起来没有？

王安 假如刘先生已经起来，他决不会在床上打鼾，假如他还在床上打鼾，他一定没有起来。你说我的话对不对？

秋痕 贪嘴！

王安 秋痕，你昨天告诉我，刘先生是老爷的什么人呢？是亲戚，对不对？

秋痕 当然是亲戚。他是从前太太的侄儿。

王安 他既然是从前太太的侄儿，干吗现在的太太对他那么好呢？

秋痕 这有什么奇怪？刘先生来此是客，主人对客人总应该好的。

王安 一位主人对客人好，是应该的，一位主人对客人太好，是不应该的。

秋痕 胡说八道！

王安 这不是胡说八道，这是世故人情。

秋痕 你懂什么？

王安 这一类的事情，本来相当地微妙。有时我觉得我很懂，有时我又觉得我莫明其妙。但是每次我想到，我吃的盐，可以比得上你们年轻人吃的饭，我过的桥，可以比得上你们年轻人走的路，我似乎不应当看轻我自己。

秋痕 你这该死老不死的东西！

王安 秋痕，我觉得你样样都好，就是骂人这一点不好！

秋痕 像你这样的老坏蛋，还不应该骂吗？

王安 秋痕，你知不知道骂人是顶危险的吗？

秋痕 有什么危险？

王安 六十五年以前，宛平县七星村有一个青年的农人。他养了四条猪，有一天他不小心，猪圈门没有关好，四条猪通通跑出来，把邻家一块地上青菜，吃了个精光。里面走出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，跳起脚骂了他一顿。他回家气不过，到茶馆找了一个会说话的媒人，送了一份隆重的礼物，不到两个月，就把这个女孩子抬回家了！这一个青年的农人，就是我的父亲！

秋痕 那一个骂人的女孩子就是你的母亲吗？

王安 不，她不是我的母亲！

秋痕 怎么的呢？你不是她生的呢？

王安 这就是问题了！我刚出世的时候，连眼睛都还没有睁开，我知道是不是她生的？

秋痕 王安，你真是一个老混蛋，连你的母亲都不知道！

王安 我当然知道，我知道他不是我的母亲！

秋痕 干吗不是呢？

王安 假如他是我的母亲她干吗每每要同我父亲吵架，一直把我父亲气死呢？父亲死的时候，我才五岁，我母亲扔我在孤儿收容所，她就跟着另外一个男人跑了！你想，她还是我的母亲吗？

秋痕 哈，哈！原来你的母亲是这样一个人，所以养下你这样一个怪物！

王安 得了罢！你又要骂人了！

秋痕 骂了你又怎么样？

王安 万一出了危险，恕不负责！

秋痕 不要脸！（顺手给他一毛帚。）

王安 君子动口，小人动手！

秋痕 你还想挨两下吗？

王安 好了，好了！让我们谈正经话罢。

秋痕 你有什么正经话？

王安 这位刘先生是干什么的？

秋痕 据说刚从英国回来，是学铁路工程的。

王安 他干吗不在南方，偏要到北方来呢？

秋痕 王安，你真是个老糊涂！中国的铁路，全给日本军队占了，他是学铁路工程的人，他不到北方来，他到那儿去呀？

王安 我看小姐对他也不坏。

秋痕 小姐昨天晚上告诉我，她从来没有遇着像刘先生这样好的人。

王安 这是小姐对你说的吗？

秋痕 当然是，小姐什么事都告诉我。

王安 他们表兄妹，从前全没有见过面吗？

秋痕 面是见过。但是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，那时大家还是小孩子呢！后来刘先生一家人，从天津搬回无锡，就没有机会见面了。

王安 刘先生的父母还在无锡吗？

秋痕 无锡那儿能呆？房子烧得一间不剩！他们早就搬到上海租界去了。

王安 刘先生家里想来很有几个子。

秋痕 从前到是不错，自从战事起后，无锡的纱厂，全部烧毁，现在听说生活也很窘了。

王安 所以刘先生不能不到北方来找事。

秋痕 当然喽。

王安 日本人把他的财产毁了，他还要替日本人作事，我看这位刘先生也太没有骨头！

秋痕 呸！王安你说这句话，该遭雷打！你有骨头？你还不是给别人当奴才！

王安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！

秋痕 难道刘先生又有办法吗？一个人活着，就不能不吃饭。

王安 但是——

曼丽 （在房中叫。）秋痕！秋痕！

秋痕 唉，来了！

（从左出。）

王安 （沉吟。）一个人活着，就不能不吃饭！但是干吗一定要吃仇人的饭呢？

（刘云樵从右入。）

王安 刘先生这样早？

云樵 还早吗？（看手表。）已经九点钟了。

王安 这儿家里的人，只要十点钟起得来，就算早得了不起了。

云樵 是吗？

王安 刘先生你饿吗？让我去替你开早餐。

云樵 还不饿，回头等大家起来一块儿吃好了。

王安 他们一家人，从来没有一块儿吃过早饭。各人有各人的方式：老爷起来，在书房里吃托斯忒和咖啡；太太起来，在洗澡盆里，吃人参燕窝粥；小姐起来——不，小姐根本不起来——她醒了，坐在床上吃桂元汤加鸡子。刘先生，你吃早餐采取什么方式呢？

云樵 我什么方式也没有。

王安 那么你想吃什么东西呢？

云樵 什么我也不想吃。

王安 刘先生，你总不能够“枵腹从公”呀！

云樵 现在我还是一个失业的游民，根本上谈不到什么“从公”不“从公”——真想不到，你是一位用人，说话到这么文雅！你从前读过书吗？

王安 像我们这样的人，那儿说得上读书？不过勉强凑合来说，我们家里还算得“世代书香”呢！

云樵 是吗？这可了不起！

王安 我的曾祖在衙门里送公文，我的祖父在乡村替人算八字，后来我父亲倒了霉，田地房子卖光，在大街挑着担子收字纸。刘先生，你看，这不是“世代书香”吗？

云樵 （笑）你这个人真有趣！你叫什么名字？

王安 刘先生喜欢叫什么就叫什么好了。

云樵 笑话！一个人自己总有一个名字呀！

王安 当然，我也和旁人一样，自己有一个名字，但是到这儿来以后，太太总嫌我的名字不好听，一定要叫我“王安”，所以现在我就是王安了。

云樵 王安，你来此地多久了？

王安 一年零三个月十三天。

云樵 （笑）你记得这样清楚！

王安 作我们这样工作的人，样样事体都要记清楚！

云樵 好极了！王安，你可以替我倒一杯茶吗？

王安 刘先生吩咐就是了。（倒茶。）

云樵 （饮茶沉思）王安，这个茶的味道很特别，这是什么

茶？

王安 这是福建的“铁观音”；它没有西湖龙井那样醇，没有北平香片那样腻，没有云南普洱那样粗，没有印度红茶那样俗。它的妙处就在简单而有力量，刘先生你喜欢它吗？

云樵 我很喜欢它。

王安 我们的太太也很喜欢它。

云樵 是吗？你们的太太为人怎么样？

王安 我们的太太，是一位最聪明能干的女人。老爷已经够利害了，但是他完全不是太太的敌手，太太说十句，老爷不敢听九句半。不要说老爷，就是这儿政府里边许多的要人，都要听我们太太的调度。即如像警察厅长，他简直是太太的一条狗！

云樵 这么利害吗？

王安 是的。刘先生，你以后作任何事体，须得要提防着她！

云樵 我想，我没有什么须得要提防她的事体！

王安 这也难说。你记在心里好了，说不定这个消息对于你有很大的用处！

云樵 我们看罢。你们小姐呢？她也和你们太太一样的聪明能干吗？

王安 聪明到还聪明，不过能干就差远了。她还是一位天真烂漫的小孩子。

云樵 你们老爷很喜欢她吗？

王安 就是因为这一个关系，刘先生不妨和她多多接近，以后对于刘先生，可以有很多的帮助。

云樵 王安，你替我想得太周到了！谢谢你对我这样关心！

王安 对刘先生关心，是我们当下人的责任。因为我知道，在最近的将来，刘先生在这一个家庭里边，地位是很重要的。

云樵 王安，你想得太远了！

王安 难道这不是事实吗？——刘先生你请坐一会。在老爷没有起来以前，我还得去把书房打扫干净。（走至门首。）刘先生假如以后有什么疑难事体，需要小的帮忙，小的是很愿意的。

云樵 谢谢你！

王安 （转来。）对了，还有一件小事情，须得告诉刘先生。昨天晚上老爷在书房和一些政府要人谈得很夜深。刘先生不妨打听打听，也许是政府里边，有什么调动，刘先生可以趁此机会，给老爷说说，找一个好差事。

云樵 这自然是你一番好意，不过我刚来此地，也许还谈不到这样的事情。

王安 刘先生，让小的讲一句冒昧的话。出门的人，到处留心，总是好的。

云樵 王安，你这个人心眼真好！

（王安出，云樵徘徊沉思。外面有脚步声，云樵急退坐沙发。曼丽轻开房门出，刘故作不知。曼丽以手抚肩，刘持其手。秋痕随出，见状，微笑而出。）

云樵 表妹，睡好了没有？

曼丽 睡好了，谢谢你！表哥，你呢？

云樵 睡得还不错。

曼丽 表哥，你吃东西没有？

云樵 就算吃了罢。

曼丽 这是什么话！王安这个东西是干吗的？我得叫他！

云樵 不用叫他了。刚才他问过我，我说不想吃。表妹，我们一块儿到外边去吃，好不好？

曼丽 一块儿到外边去吃吗？好！

云樵 表妹，今天我们到哪儿去玩呢？

曼丽 让我想想。我们先到德国饭店去吃早餐，早餐后到北海去滑冰，两点钟在六国饭店吃午饭，三点钟进光陆看电影，五点钟溜王府井大街，七点钟再到北京饭店去吃饭跳舞，今天是星期六，那儿特别热闹。你看我的计划怎么样？

云樵 （笑）你已经计划得这样详细了吗？

曼丽 昨天晚上睡不着的时候，就计划好了。

云樵 这样说来，你昨天晚上没有睡好了。你刚才不是说，你睡得很好吗？

曼丽 那是下半夜的事情。上半夜一点也没有睡着。

云樵 有什么人打搅你吗？

曼丽 因为他们在书房开会，我的寝室，就在书房旁边。

云樵 什么人开会？

曼丽 还不是那些日本顾问警察厅长和父亲。他们常常开会，我到不在意，因为听不清楚。昨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，听了他们一点声音，我就睡不着了。

云樵 你知道他们讨论什么重要事情吗？

曼丽 好在表哥不是外人，要是外人，我讲，父亲又要骂我了。

云樵 既然表妹不相信我，就不要讲了罢。

曼丽 表哥真会冤枉人！我不相信表哥，我又相信谁呢？并

且我心里还有点为难的事情，想请表哥替我解决。

云樵 那么你讲好了，希望我能够帮你一点忙。

曼丽 因为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我爽性起来披起大衣，偷偷走到窗前去听。

云樵 你听见什么呢？

曼丽 我听见他们正在讨论逮捕游击队的事情。他们拿出一个名单，里面有一个还是我的熟人呢！

云樵 是那一个？

曼丽 就是薛汝康。

云樵 薛汝康是什么人？

曼丽 就是北京大学的教授！

云樵 这就奇怪了！

曼丽 你说不是吗？真想不到，他那样的人，会作游击队的领袖！

云樵 真是奇怪极了！名单里面还有什么人？

曼丽 旁的他们也提到几个，因为我不认识，也就不记得了。他们再谈下去，谈到一些旁的事情，没有什么大意思。我觉得冷，没有听完，就回房睡觉，但是老睡不着。

云樵 为什么？

曼丽 因为薛三小姐是我顶要好的朋友。现在她父亲作出这样的事情，一定有性命的危险，我应不应该救他呢？不救，对不起朋友，救，你知道我父亲的脾气，万一发现我——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？

云樵 这件事情当然很困难，不过我看还是不救好了。处着现在的时局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薛汝康既然要加入

- 游击队，是他自己找死，你干脆就让他死好了。据我所知道，这几个月以来，姑父已经枪毙了许多南方的间谍，杀一个人，就象宰一只鸡，你救得了这样多吗？
- 曼丽 但是我总觉得他们这一群人很可怜！父亲也太残酷了！
- 云樵 现在的世界，根本就是一个残酷的世界。你不杀掉别人，别人就要杀掉你。姑父既然替日本人作事，自然时时刻刻有许多人想谋害他。昨天晚上他告诉我，前两天西河沿那一个炸弹，要是快一秒钟，他已经没有命了。他不杀人怎么成？
- 曼丽 表哥，你今天的态度，和昨天晚上又不一样了。昨天晚上，你还劝父亲不要残杀无辜的青年，今天你说话，又这样赞成他的举动。
- 云樵 不但今天。昨天晚上，姑父对我解释一切，我对于他的处境，立刻就表示同情了。你记得，姑父还称赞我为人明白，不是吗？
- 曼丽 表哥，你真的赞成父亲的行为吗？我常常觉得他不对。我们家里生活也够舒服了，为什么父亲一定要去帮助日本人，来和本国人作对呢？
- 云樵 表妹的话，自然很有见识，不过目前我最需要的，就是姑父喜欢我。
- 曼丽 为什么要他喜欢你呢？
- 云樵 这还用说吗？他不喜欢我，我不是什么都完了吗？
- 曼丽 我不懂你的意思！
- 云樵 你总有一天会懂的！
- 曼丽 我永远也不会懂，我永远也不想懂！

云樵 我们以后再看罢。——表妹，你看，这一个花瓶真漂亮！

曼丽 这一个算什么？父亲书房里那一个才漂亮呢。

云樵 怎么？比这一个还要漂亮吗？表妹，你们家里真了不起！不但人漂亮，连花瓶都这样漂亮。

曼丽 你的意思是说我继母，是不是？

云樵 这看你怎样解释。

曼丽 三年以前，我的继母是上海顶顶大名的红舞星，表哥住在上海，难道会不知道她吗？

云樵 那个时候，我在南洋大学读书，一天到晚摸书本，从来没有机会进跳舞场，我那儿会知道她呢？

曼丽 但是昨天晚上，你们两人似乎很谈得来。

云樵 那儿的话？昨天晚上同我顶谈得来的，只有表妹了。

曼丽 我吗？表哥，你真会拿人开玩笑！

云樵 表妹，你又不相信我了。

曼丽 我当然相信你，刚才我不是相信你，把薛汝康的事情，完全告诉你了吗？

云樵 只要表妹肯相信我，一切事情，都好办了。

曼丽 我不懂你的意思！

云樵 你总有一天会懂的！

曼丽 我永远也不会懂，我永远也不想懂！

云樵 不懂也罢。我们的早餐问题怎么办呢？

曼丽 你等着我去换一件衣服就来。

（曼丽入。云樵拿出皮包，用铅笔在毛票上随便画几笔，鼻中哼情歌，画完仍放在皮包内。艳华入。）

云樵 哦，姑母起来得真早！

艳华 云樵，你知道昨天晚上你第一次用这个新名词来叫

我，我心中感觉无限的滑稽吗？

云樵 通常一个人要有一种滑稽的感觉，必须先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。从这一点观察起来，你的生活态度比从前高明多了！

艳华 高明不高明，我不知道，但是世界上谁又知道呢？假如你要说我的头脑清醒，三年以前，我的头脑也并没有糊涂。虽然我成天成夜同各式各样的人鬼混，然而一切的事情，在我眼光里面，太清楚了。老头子对我表示好感，是想利用我开开心，中年人愿意同我来往，是想利用我的名声，显显他们交际的本事，当然也有一些年轻可怜的小孩子，诚诚恳恳地走来诉说他们的爱情，但是我明明知道，他们的爱情就象胰子泡一样，红红绿绿，非常好看，只要轻轻一口气，立刻就吹破了！人生就象演戏一样，那儿认得真？我们既然粉墨登场，也就只好随便唱唱，等到夜阑人散，一切是非善恶，喜怒哀乐，很快地就被人忘记得干干净净地了！

云樵 艳华，我看你——

艳华 啊，你居然又叫我艳华吗？你这个甜蜜的小孩子？假如你肯答应我，不再跳黄浦江，不再服安眠药，我真想再抱一抱你！

云樵 胡闹！你还是从前那样的脾气！

艳华 那么你现在对我也还是从前那样的感情吗？

云樵 那就不敢担保了！

艳华 （叹气。）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情！云樵，你说这样的话，不怕伤我的心吗？